

一、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不断革命

马克思 恩格斯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一八五〇年一——十一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九九頁

辯证法却引起了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烦恼和恐怖，因为它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面前，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的跋》（一八七三年一月），《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二三頁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 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馬克思 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八五〇年三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九二頁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馬克思 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八五〇年三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九九頁

* 指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从他們的阶级地位出发所提出的反封建和限制大资本的一些要求。——編者注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马克思 恩格斯：《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一八五〇年四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廿卷第六四五頁

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为社会主义者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策略：

社会主义者“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因此，他们将积极参加两个阶级的斗争的所有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第一个伟大目的的许多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成就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他们接受一切政治的或社会的成就，但是仅仅是当做分期付款来接受。因此他们把每一个革命的或者进步的运动看成在他们自己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

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的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主义者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目光短浅的其他政党——不论是共和党人或伤感的社会党人——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进军途中的普通一站看成了最终目的。

恩格斯：《致菲·屠拉梯》（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五二〇——五二一頁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四頁

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三一五頁

列 宁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列 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九〇五年九月），《列宁全集》第九卷
第廿三頁

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十分关切自己的纲领，十分周密地早早规定自己的最终目的——完全解放劳动人民的目的，并对一切企图缩减这个最终目的的行为嫉恶如仇。同样，社会民主党总是要一丝不苟、坚定不移地把眼前细小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同最终目的分开。谁在争取一切，谁在争取全胜，谁就不能不提防：不要让微小的成果束住手脚，不要误入歧途，不要忘记目的地还很远，否则，一切微小的胜利也只不过是一场空忙。

列 宁：《政治遗嘱》（一九〇五年五月），
《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三九七頁

斯大林

如果看看我们党的历史，那就可以明白，在我们党的每次严重转折关头，总有一部分老的首领从布尔什维克党的车子上摔下去而让位给新起的人物。同志们，转折是一种严重的事情。转折对于那些在党的车子上坐得不稳的人是很危险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在转折时保持平衡的。每当车子转弯的时候，你总会看见有些人从车子上摔下去的。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三一八页

二、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 恩格斯

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八四七年十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三四六——三四七页

在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

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八四七年九——十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三〇六页

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们的人就将参加，而且连一声口令也用不着……但是到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大声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共和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的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赢得了一个阶段，一个作进一步的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还在胜利之日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占领突进的反对派。

恩格斯：《致菲·屠拉梯》（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五二二页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

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六〇頁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八七頁

列 宁

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提一下，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英雄们，都不能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九二一年十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三五頁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有靠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象不实行完全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准备好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九一六年——二月），《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三一七頁

俄国人民先应当用自己的车子运出那叫作农奴制所有制、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一堆垃圾，然后推着卸空了的车子回到比较干净的院子里，开始装运第二堆，开始清除资本主义剥削的垃圾。

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一九〇七年三月），《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六頁

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就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

求领导这个革命。因此就不应当局限于被狭隘地了解为主要是工会运动的那种阶级斗争的范围内，相反地，应当竭力扩大你们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内容，一直到不仅包括俄国当前的全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包括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九〇五年六月——七月），《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六八五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力求把所有劳动者从一切剥削下完全解救出来并支持反对现代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一切革命运动。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最坚决地支持现在的农民运动，拥护能够改善农民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直到为了这些目的剥夺地主的土地。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一贯力求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而且要时刻记住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敌对的，向它说明，只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共同斗争，才能导向社会主义革命，而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把全体农村贫民从贫困和剥削下真正解救出来。

列宁：《无产阶级和农民》（一九〇五年三月），《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二〇八页

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就会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既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的局限性，又表明在新制度的基础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当民主派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再上升一步的时候，当革命成为事实，而且连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也许是在将来的新的马尔丁诺夫们的恐怖的号叫声中）民主专政的口号。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九〇五年六——七月），《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六九三——六九四页

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

同一切被剝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用假学者的态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来暗中对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辯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第七二六頁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句话视若至宝。他们把这个无可爭辯的道理，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评价我国革命的有决定意义的标准。

但是第一、既然特殊形势使俄国卷入了西欧各个多少有些势力的国家也被卷入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近似东方正在开始和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而关于这种联合，象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八五六年谈到普鲁士的时候，就认为是

一种可能的前途，——那又怎样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主要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列宁：《論我国革命》（一九二三年一月），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三
——四三四頁

你们（指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编者注）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列宁：《論我国革命》（一九二三年一月），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五頁

斯大林

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曾经断定说（现在仍然断定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或者至少是一座万里长城，使这两个革命之间隔着一个相当长的间断时期，在这个间断时期中，已经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则积聚力量，准备反对资本主义的“决斗”。这个间断时期通常是以好几十年来计算的，甚至更长些。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万里长城“论”在帝国主义环境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饰品。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孕育着冲突和战争的帝国主义环境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环境中，当“繁荣的”资本主义已经变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而革命运动正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同包括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内的所有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因而使一切革命势力，从西方的无产阶级运动到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必须联合起来的时候，当不和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就不能推翻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时候，——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种条件下，在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接

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論列宁主义基础》（一九二四年四——五月），《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六八頁

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后的革命

马克思 恩格斯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五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一頁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八五〇年一——十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一〇四頁